



找记者 上壹点

A10-11

齐鲁晚报

2021年7月30日  
星期五□ 美编：陈明丽  
□ 编辑：徐静

## 梦回吹角连营

□ 李志平

1927年8月1日的南昌起义，打响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，宣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诞生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8月1日正式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。为有牺牲多壮志，敢教日月换新天，千千万万的革命军人抛头颅洒热血，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才换来了我们幸福安定的生活。我的父亲李珍就是这千千万万军人中的一位。

父亲1932年出生于山西朔州，9岁成了孤儿，亲戚于是推荐他到县警队当差：放马、吹号。1946年6月贺龙领导的晋北野战军发动晋北战役，解放了朔县之后，父亲就带着军号跟随部队开启了他一生的戎马生涯。

父亲参军第二年，年仅15岁便当上了营部号目，那时部队主要靠军号来指挥，从起床到就餐，战场上集合、冲锋、撤离等都靠号声控制，号声就是军令！连有司号员，营部有一个司号员班，班长叫号目，相当于现在的通信班班长或者是电台台长。有一年除夕之夜，父亲参加了一场战斗，枪林弹雨中他的好多战友牺牲在了战场上，父亲每次说起来都会因怀念战友热泪盈眶。

父亲在战斗中两次负重伤，一次是吹冲锋号时，一颗子弹从他拿军号的右上臂穿过，父亲咬牙忍痛坚持吹完了冲锋号，这次负伤给父亲留下了终身残疾，他的右手中指、无名指和小拇指永远不能伸直。还有一次是攻城作战，在爆破组将城墙炸开缺口之后，父亲刚吹完冲锋号，就勇猛地加入到冲锋的队伍中，当他冲到十多米高的城墙下时，负隅顽抗的敌人将密集的手榴弹砸下来，一颗正砸在父亲背部，轰的一声爆炸，父亲当场被炸昏过去。他之所以能够活命，是因为手榴弹打中他时，他迅速翻滚到了就近的一个弹坑中。

在父亲的记忆中，1949年阳峪岭阻击战最为刻骨铭心，在这场以一对十的惨烈阻击战中，父亲成为了一名传奇号兵。



李珍参加第一届青年战斗英雄大会

这场为掩护主力部队撤退而坚守的战斗注定是一场恶战。从敌我兵力的对比就一目了然，敌军为“青马”162师，一个整装师3个整装团，并以骑兵为主，而我军仅为一个营3个连，敌我实力对比为十比一以上，相差极为悬殊。

6月11日凌晨，三营在阳峪岭地区部署完毕，并组织构筑工事进行战前准备。天刚亮，敌162师就以骑兵开路，步兵在后，向三营的阵地扑来，这是马步芳起家和看家的鹰犬家兵、精锐之旅。三营长沉着冷静，200米、100米、50米……“司号员吹号！打！”随着父亲吹响嘹亮军号声，全营官兵从阵地的不同方向，运用不同的武器，轻重机枪、冲锋枪、步枪、手榴弹构成了密集的火力网，猝不及防的猛烈打击使敌军慌了神，敌人的第一次进攻就这样被击退了。

“青马”败逃之后，稍作整顿，更加疯狂地反扑而来，这次敌人改变了战术，调整了进攻队形，加大了火力压制。敌人的这次进攻又被击退，但三营也有了较大伤亡。

直至6月11日上午10点，三营先后打退敌人4次大规模的进攻，阵地上敌人和战马尸横遍野，但三营也伤亡重大，在敌军发起第3次进攻时，阳峪岭上我军最高指挥员三营营长中弹牺牲了，教导员也重伤被抬下阵地。在敌军第4次进攻时，接替指挥的副营长又

牺牲了。

营部干部全部伤亡，三营已处于无人指挥的状况，失去了指挥员，3个连的阵地无法协调，互不能顾，各自为战，极易被强敌突破某段防线，致使阳峪岭阵地失守。这不仅会使三营全体官兵牺牲，更关键的是，如果阵地失守，我军主力甚至整个二兵团都极有可能会被敌人骑兵部队快速追上，那样后果将不堪设想。

由于阳峪岭阻击战牵动着我军的安危和西北战场的全局，三军军长许光达时刻高度关注着这场战斗。他深知，这是一场苦战，由27团来殿后打阻击，他既放心又担心。就在阵地上没有了营指挥员的危急时刻，一名士兵站了出来，他就是我的父亲——当年的营部号目李珍。

父亲在他历经的无数次战斗中，都伴随在营指挥员身边，目睹并参与了指挥员指挥作战的全部过程，潜移默化地学到了不少作战经验。在敌人对阳峪岭阵地发起第5次进攻前，父亲异常清醒冷静，他心中清楚，没有统一的指挥，阻击战斗的任务就无法完成，自己又不能擅自越位指挥，怎么办？父亲冷静地分析了战场态势，迅速拿起营长的驳壳枪，冒着嗖嗖飞过的子弹，跑到机炮连阵地，将驳壳枪递到机炮连连长的手中，紧急而坚定地说：“营长、副营长都牺牲了。教导员受重伤已经抬下去了，全营的指挥、完成任务全靠你了！”连长只说了一个字：“好！”枪声又密集起来，敌人又要攻击了！父亲及时向连长报告各个阵地的态势、全营的伤亡状况和实力情况。在敌人接下来的几次进攻中，父亲始终没有离开机炮连连长的身边，协助连长指挥全营打退了敌人的疯狂进攻。

6月11日下午，在敌人的又一次进攻中，机炮连长中弹倒下了，阵地再度失去指挥员。父亲跑到二排副排长王宽臣的跟前及时报告：“现在全营就剩下你一个干部了，你来指挥吧！”又一次将象征着指挥权的驳壳枪交给王宽臣。这时的三营阵地上，干部只剩1人，战士也仅剩几十人了，父亲

向王副排长提出了一条至关重要的建议，趁敌人还没有打上来，将一部分兵力放到敌人的侧翼，和正面阵地形成呼应，来一个突然袭击。王副排长采纳了父亲的建议，稳准狠地击退了敌人的进攻。随后，增援的九连上来了。离阻击任务完成的时限越来越接近，但仗却越打越艰苦。下午5点钟，一股冲上来的敌人离阵地只有30来米时，机枪手突然中弹，敌人趁机喊杀过来，情况万分危急。短兵相接勇者胜，父亲果断地吹起了冲锋号。军号嘹亮，士气高涨，热血沸腾的战士们端起枪跃出战壕，向敌人扑去！

黄昏之时，我军主力部队已经安全撤退，战斗结束了，三营的阻击任务胜利完成，父亲和他的战友们胜利了！

战斗结束后，已经是二兵团司令员的许光达在总结大会上高声宣布：“李珍同志在强敌当前和全营失去指挥员的紧急情况下，坚定沉着，挺身而出，主动协助干部指挥战斗，这对于稳定军心、夺取胜利，起到了一般战斗英雄所起不到的特殊作用，为二兵团的安全转移作出了突出的贡献，兵团授予李珍‘青年战斗英雄’荣誉称号。”

随后，父亲又参加了扶眉战役、陇东追击战、兰州战役等，荣立特等功两次，一等功一次、三等功两次。全国解放后，父亲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。

父亲从一名普通士兵，到营部号目、青年干事……团政委到师政委，到26集团军副政委。1988年8月父亲被授予少将军衔，同年被授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功勋荣誉章，1993年4月父亲获批准离休，定居山东潍坊，2020年3月21日因病在潍坊去世。

三年前，得知我军从2018年10月1日国庆节这天开始恢复播放军号的消息时，已经86岁的父亲高兴得像一个孩子，他激动地给孩子们讲起了自己的军旅生涯，那一刻，父亲仿佛重返战场，变成了一名英姿飒爽的号兵，变成了冒着枪林弹雨冲锋陷阵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一员。

## 老槐树见证那场伏击战

□ 周东升

古树，不仅经历了成百上千年风霜雨雪的洗礼，也见证了人世间那一幕幕的荣辱兴衰、腥风血雨。在泗水县苗馆镇西故安村，就傲然挺立着一株老槐树，斑驳树身上那累累的弹痕，记录着七十多年前那场壮怀激烈的伏击战。

这株老槐树矗立于西故安村北一座古石桥的北端，该桥就是故安桥，当地人俗称北大桥。抗日战争大反攻阶段，我尼山独立营三连、四连，在地方军民的密切配合下，于大桥两端秘密设伏，全歼来犯日军一个小队，击溃500余伪军的增援，缴获全部武器装备，史称故安桥战斗。

1944年8月的一天，鲁南一分区党委书记兼尼山独立营政委杨士法得知，26日上午，将有日军的5辆运输车途经故安桥前往泗水县城。经缜密研究，我军出动精干武装携重机枪，决定在苗馆与黄阴集之间打一场伏击战。独立营营长黄作军审

时度势，将伏击线设在进可攻、退可守的故安桥南北两端的百米青纱帐内。

遵照部署，8月26日黎明时分，独立营三连、四连分别潜入伏击阵地。然而，狡猾的日军并没有按时进入伏击圈内，而是边探边走，龟行甚慢。直到上午11时许，瞭望组的战士才隐约发现苗馆方向扬起了尘土，不多时日军的运输车卷着黄尘就闯入了伏击圈。一场战斗之后，日军仓皇撤退，此役毙敌、生俘共5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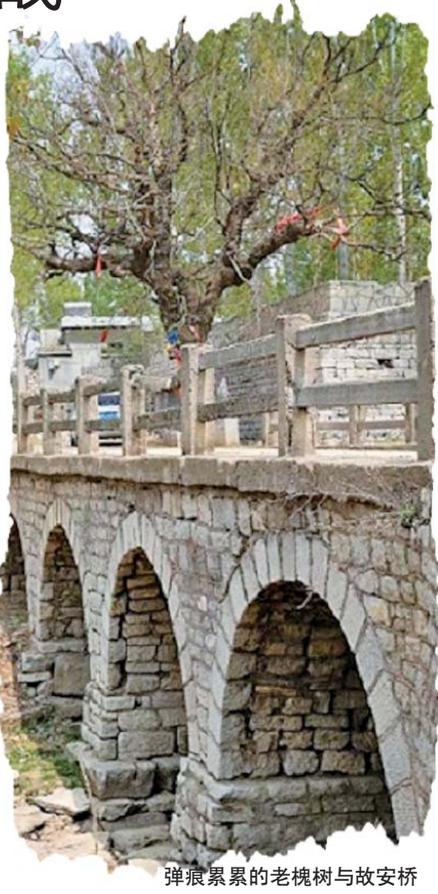
战斗过后，三连撤往根据地休整，四连就地驻扎，随时准备迎击前来报复之敌。不出所料，8月29日凌晨，日军、伪军兵分两路进犯。伪军大队长孔润谦率部500余人，偷袭黄家岭；日军小队长太乙郎率一个小队的日军计划清剿西故安村。

对此，连长杜嗣存、指导员刘涛率领一、二两个排，隐蔽迂回，对太乙郎布下了口袋阵。气焰嚣张的日军自恃武器精良，旁若无人地闯进西故安村。没想到村内突然响起了震天的军

号声、喊杀声、枪弹声，日军闻声丧胆，匆忙向村外鼠窜，顺着村北沟渠溃逃，一排战士和民兵穷追猛打。当敌人退到村北故安桥下时，二排在指导员刘涛的指挥下，堵住了日军的退路，二排九班在桥北老槐树一侧，向敌人发起猛烈的射击。敌人携重机枪疯狂还击，子弹密集地落在老槐树上，灰黑色的树皮瞬间爆裂，白煞煞的树身裸露在外……

三个多小时的激战结束了。这次战斗全歼日军小队长以下29人，缴获全部武器装备，包括九六式机枪1挺、三八式步枪28支、指挥刀1把，鬼子的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故安桥的两侧，桥下的溪水变成了一片血泊。尼山独立营四连连长杜嗣存，副连长李明德也英勇牺牲。

战斗中，老槐树被敌人的炮火炸得几近枝叶光秃，树身上更是弹痕密布，遍体鳞伤，但它依靠着顽强的生命力，又焕发出勃勃生机。村民们为让后人记住这段历史，称这棵老槐树为抗日槐。



弹痕累累的老槐树与故安桥